

中国最新长篇小说力作

# 妹妹妹妹



人民出版社

王受远 / 著

# 妹妹妹妹

王受远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肖玉梅

封面设计：刘梁伟

版式设计：朴贤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妹妹妹妹/王受远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8

ISBN 7-80648-466-3

I. 妹...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049 号

### 妹妹妹妹

吴受远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吉林市华南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ISBN 7-80648-466-3/1·142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1-10000 册

2 插页 16.25 印张 40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80

## 内 容 提 要

这是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军旅作家王受远创作的一部构思独特、寓意深刻的长篇小说。她是一部中国的《乱世佳人》。

《妹妹妹妹》这部书里，作者仿佛是写了几个“妹妹”，但实际上他只写了一个女子。这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的女子。她时而以清纯、直朴的小叶妹的形象出现，讲述着发生在山村、城镇里她被拐卖、被强暴的故事；时而又以美艳妖娆、放荡不羁的静妹形象出现，讲述着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付那些商场、官场、演艺场中的色狼；时而以端庄秀丽、沉寂多思的文妹的形象出现，在人生漫漫长途，苦苦追求真正的爱情、事业……几个形象，在同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子身上交替出现，她到底因为什么？到底患了什么怪病？

多少男人“爱”着她，想拥有她那美丽绝伦的胴体，多少“哥哥”喊她或“小叶妹”或“文妹”或“静妹”，想跟她颠鸾倒凤，共度“爱”河，在某些权欲、物欲、人欲横流的社会角落里，文妹——这个弱质美丽的姑娘，经历了多少心灵的创伤、流过了多少苦涩的泪水，她一生的经历让人深深感到：这“妹妹”难当，尤其是长得美的“妹妹”更难当！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8
第三章	17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0
第六章	62
第七章	81
第八章	86
第九章	98
第十章	110
第十一章	120
第十二章	140
第十三章	159
第十四章	171
第十五章	189
第十六章	206
第十七章	232

第十八章 .....	270
第十九章 .....	282
第二十章 .....	302
第二十一章 .....	329
第二十二章 .....	354
第二十三章 .....	374
第二十四章 .....	403
第二十五章 .....	408
第二十六章 .....	425
第二十七章 .....	448
第二十八章 .....	473
第二十九章 .....	490
第三十章 .....	495
第三十一章 .....	507

# 第一章

柔和的月光被挡在暗紫色的窗帘外，室内的彩电荧屏上变换着广告。她依在床上看了看手表，心想，他该过来了，我先洗个澡吧。

她手伸到床头柜前按下了一个开关，床对面的彩电荧屏闪了一下，音、画消失了。她下了床，走到了房门前，按下了“请勿打扰”的电钮，然后打开门锁，又将门虚掩上。

住豪华宾馆对她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但她特别喜欢在设备豪华、氛围高雅的卫生间里洗澡。当她脱下衣裤，面对着那半面墙式的大镜子，欣赏自己那恰如春花般娇艳的胴体时，她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春情荡漾的躁动。

热气在弥漫，她用那只丰润而又白嫩的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胸前那白皙的肌肤时，想起往日的一个情人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天理要到人欲里去寻找。”

是啊，对这句话她感受得越来越深了。那些追求她，与她有着种种关系的男人不都是沿着这条路在走吗？

对于她来说，赞美之词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论是诗一样的，还是直白肉麻的，真诚的，献媚的，她都不会再象一个小姑娘那样羞涩、紧张、脸红、心跳了。她知道如何应付，因为她知道女人的美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这种价值甚至延伸到她意想不到的领域。

她记得，在一次为妇女普查身体时，一个男性老专家竟然当着

众多女人对她的乳房大加赞美。说她的乳房是东方女性最完美最标准的，也是一种最不易患乳腺癌的类型。老专家请求为她照几张照片，说是为了教学用，因为这是非常难找而又十分珍贵的资料，并答应不照她的脸，只照乳房。

她同意了，但并没感到有什么自豪。就象到照像馆里照了一张普通的半身照，对此她毫不在乎。

当然，她还是很愿意听男人们对她的赞美的，尤其是她喜欢的男人。因为这种赞美使她心悦神爽，但不陶醉。

对她来说，现在最使她感兴趣的是事业上的名份，她对自己至今还没能挤进“大腕”“明星”的行列而感到愤愤不平。虽然在影视圈里已小有名气，但在全国的知名度，还是太小。她也知道，机遇很重要。但她总是抱怨命运对她不公平。她总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完全有希望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明天将会如何呢？欧晓阳导演说，明天的记者招待会他下了血本，不但请了影视界的权威、专家，而且还把方方面面的记者也请来了。宴席是超豪华的，另有贵重礼品，欧导演说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给她夺得明年最佳女演员的王冠。真能如此吗？她心中无底。因为她曾一次次地失望过。

忽然，她听到开门声音，便急忙把卫生间的门锁上。并偷偷地笑了笑。

欧晓阳轻轻地推开房门，闪身走进去又将门锁上。当他听到卫生间有洗澡的水流声时，便去推卫生间的门，可没有推动。

“文妹，文妹……”欧晓阳轻轻地呼唤着。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开门，让我进去吧！”

“不开！……”又是一阵撩人的笑声。

“让我给你搓搓背，按摩按摩。”



“去去，到屋里等着去！”

欧晓阳在这种时候不敢造次，他只好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点上支香烟，一边喷云吐雾，一边美滋滋地陶醉在美妙的想象中。

欧晓阳是个小有才气的青年导演。他选中文妹来担当他寄予很大希望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的女主角，并不仅仅是看中文妹的美艳绝色，而是看中了她那上佳的演技和富含角色的人物气质。现今影视界的美人儿多得很，愿为艺术献身的漂亮女孩也是一把一把地抓。对于欧晓阳来说，找个“小情”玩玩已不是他的首要追求，做为一个年轻导演梦寐以求的当然是那能使他扬名的最佳导演奖了。他庆幸自己选对了。文妹的表演为他这部电视剧增添了不小光彩。当然，他也决不会放过这位如花似玉韵味无穷的女孩子。由于合作的成功，在外地拍摄过程中，他已与其尽欢过几次。戏拍完了。剧组解散了，文妹也回单位去了，经过两个多月的后期制作和审查，终于排上了播出的时间。为了播出前大造一下舆论，欧晓阳和制片主任精心安排了这次记者招待会。当然，女主角必须请来参加。两个多月的分离使欧导对文妹的渴望又似烈火一样燃烧起来。这次夜半幽会便是他俩事先约定好的。

卫生间的门打开了。她披着长长的美发站在灯光下，恰如一支带着露珠的出水荷花，婀娜多姿、光艳照人。

“哇——！我都要晕了！……”欧晓阳迫不急待地迎向前去。

“也不嫌贫，我都听腻了。”她推开欧晓阳伸过来的双臂。用她那充满性感的双唇向茶几上的一盘美国“蛇果”指了指：“我渴了。”

“哎，好……”欧晓阳十分顺从地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水果刀，边削苹果，边用那淫浪的目光瞟着文妹，献媚地说：“文妹，说真话，我所见过的女孩，还没有一个象你这么又有才华，又风情万千，魅力无穷的，真是一个绝妙、完美的尤物，文妹……”

“别叫我文妹，我不是文妹！”她打断了欧晓阳的话。

“什么？……”欧晓阳一怔。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我是静妹，静妹！你要叫我静妹。”

“还不一样吗？静妹是你的笔名。文妹是你的原名。”欧晓阳知道文妹在报刊上曾发表过几首小诗，用的是静妹这个名字：“叫文妹多亲切。”

“亲切？文妹可不和你亲热。”

“瞧你，又逗我！”

“谁逗你了！静妹就是静妹，我静妹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现在我告诉你，和你幽会的是静妹，不是文妹，明白了吗？”

“这……什么意思？”

“甭问我那么多！”她那一双黑白分明水灵灵的大眼睛射出一道不容多问的目光：“叫你叫静妹，你就叫静妹！”

“哦，我明白，叫静妹，静妹妹……”欧晓阳虽然心里感到有些奇怪，但他又很快理解了。按他的理解是这女人太虚伪，是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办法，也许是和我这个有妇之夫幽会的一种心灵解脱吧。她文妹也有未婚夫了，干这种事当然让我叫她静妹会自然些。管她叫什么，美人儿不会变，她还是她。

静妹一边吃着苹果，一边用那撩拨的目光玩味着淫心荡漾的欧晓阳。她非常熟悉这种时刻男人的心理，男人此时的眼睛里总是燃烧着欲火，好似喷射着兰色的火苗。好似从那眼睛里伸出了无数只手在撕扯她的衣服。她喜欢在这种时刻戏弄男人。

欧晓阳忍耐不住了，他坐在静妹身边，一只手搂着静妹的腰，一只手象条游蛇似地慢慢伸进她的睡衣里。

静妹想逗逗他，有意躲闪。她嬉笑着推挡，逗得欧晓阳亢奋地性起，猛地双手抱住静妹，刚想亲吻，又被静妹挣脱，她边笑边跑到床边。欧晓阳怎禁得住这般挑逗，便又扑了过去。

静妹在戏嬉中，突然灵机一动，心生一念。她用手托住欧晓阳

的下巴,兴奋地说:“哎,今天咱们玩个绝的。”

“哦?……”欧晓阳精神一振:“玩什么新花样儿?”

“让你进入角色,演一个坏蛋,大流氓,海盗,魔鬼,强奸犯!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制服。”

“嗯,这主意不错,够刺激!”欧晓阳的目光立时变得欲火熊熊:“不过,你可别嫌我粗野!”

“那才够味儿哪!来吧,我也不是好惹的!”

静妹的眼里也闪着任性的放荡。

“好,准备好了,开机!”

一场荒唐的戏开始了,俩人在房间里你追我闪,时而撕扭在一起,时而又嬉笑着翻滚在地毯上。

由于欲火的升腾,欧晓阳越来越忍耐不住,越来越粗野。他恨不得一下把静妹的衣服全扒光,可是静妹又使他难以驾驭。欧晓阳急了,他什么也不顾了,粗野地把静妹压在地毯上。一只手按住静妹的手腕,一只手去撕扯她的睡衣,她哎哟哎哟地叫着,拼命地挣扎,踢打……

这时,静妹的眼睛里突然出现异样的神色,瞪得圆圆的大眼睛好似乱云飞渡,瞬间又变得恍惚,恍惚深处闪出一道仇火,这仇火在集聚着,闪烁着,慢慢地形成一股炽烈的焰火,本来那上情欲的脸却又突然变得惶恐中带着怒不可遏。

这一切变化欧晓阳并没察觉,此时他仍在疯狂地撕扯,压根儿就没顾得上观察静妹的神情。由于久久不能得手,火烧火燎的欧晓阳灵机一动,双手捧住静妹的脸,用力去亲吻。他想,以柔克刚,他懂得如何激起女人的情欲。他想让她在狂热的亲吻中放弃反抗……

就在这时,在静妹的心灵深处发出了另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的呼唤:“静妹,顶住!我来对付他!……”这呼喊就是与静妹

在心灵深处的对话。

她被欧晓阳亲吻得喘不过气来，感到窒息，感到恶心，她想撕喊，可欧晓阳的舌头却象蛇一样伸进了她的嘴里。此时，她猛地咬住了它，狠狠地用力一咬，只听得欧晓阳一声惨叫，双手捂着嘴打起滚来。

她觉得嘴里一股强烈的咸腥味儿，恶心地一吐，一块鲜红的血肉喷了出来。

钻心的疼痛，使欧晓阳滚在地毯上嚎叫着。他懵了，他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当他瞪着惊愕的两眼去看静妹时，静妹站在那里得意地冷笑。眼睛里闪着野性的仇火。

“畜牲！你这该死的畜牲！我宰了你！”她那异样的神情，使欧晓阳惊诧地愣住了。他万万没想到，那曾与他柔情蜜意的静妹，竟又突然抓起水果刀，爆发似地向他刺来，欧晓阳惊慌地一闪，刀子正好刺中了他的大腿上。

“静妹！你疯了！……”欧晓阳惶恐地喊着。可是他因为舌头被咬掉一块，嚎叫变成了血糊糊的嗷嗷。

“告诉你，我可不是静妹，也不是文妹，我是小叶妹！知道吗，我是小叶妹！你这个畜牲，我今天饶不了你！”她又举刀冲来。

欧晓阳惶恐地躲过小叶妹，不顾一切地哇哇地叫着逃出房去。

她，一个充满野性的小叶妹，带着满腔的怒火，握着小刀站在屋中得意地笑了。这笑包含着仇恨和轻蔑。她自语地：“静妹，你看到了吗？对这样的坏蛋、畜牲就该这样狠！你早该让我出场了，我可不愿意象你那样生活，也不愿象文妹那样活着。我又忍受不了！……”

小叶妹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咕哝着，瞬间，她那闪着仇恨的眼神，进而又变得恍惚，恍惚中，她也把身子紧缩起来，蹲在地上微微地颤抖着。突然，她又象被蛇咬了一口一样，不由将手中的小刀扔

掉,又惶恐惊愕地站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好似模糊,又全都清楚。双手颤抖地拾起那吐出的舌头,不由得打了几个寒颤,抱怨地:“小叶妹呀,小叶妹!都是你干的好事!你叫我静妹怎么办?……我可怎么办?……”

静妹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她想,我该如何向欧导解释哟?……

## 第二章

欧晓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忍着阵阵钻心的痛疼，写了一张字条，他请护士为他打了一个电话。必须请他的铁哥儿们——制片主任马上来一趟。虽然文妹的变化使他大惑不解，可他此时最关心的还是明天上午的记者招待会。

制片主任匆匆赶来了，当他看到欧晓阳的舌头被包扎起来时，惊愕地愣在那里。欧晓阳沮丧地摇摇头，把一张写好的字条递给他，欧晓阳没有对铁哥儿们隐瞒真相。在他们之间压根儿就没有把这种风流艳事当成丑事儿。平时，几个铁哥儿们在一起还经常把这种艳情当做逗乐的话题，甚至当成男人一种魅力作炫耀。

当然，欧晓阳对医生可没有说实话。他在字条上告诉医生是夜里遇上了流氓歹徒。

制片主任十分焦虑。他明白，新闻界对这类事情非常敏感，如果让他们知道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欧晓阳在字条上告诉他，记者招待会已无法更改，必须按时召开。就说我患了急性肝炎，住了院，不能出席。说女主角文妹到外地拍片去了，赶不回来，千万不能走漏了一点风声，除了你，我谁也不见。另外，他还请制片主任马上回宾馆，到文妹房间里去看看，一定要安慰她一下，不要让她说出去，并说文妹神经可能出了毛病。

第二天上午，记者招待会准时召开了。该电视剧的编剧，女主角文妹的未婚夫——章文哲，被制片主任的宣布和解释给弄得莫

明其妙。虽然欧晓阳没请他住豪华宾馆，可他昨天刚和导演一起商议过他的发言提纲，可压根儿没见导演有什么患病的迹象。而一直与他热恋着的文妹，昨天也与他一起聊过表演体会，今天怎么会突然到外地拍片去了？再说，文妹如果真要去外地，也该和他打招呼的。

章文哲感到事情十分蹊跷，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当记者招待会转为宴席时，他再也忍不住了，硬是把制片主任拉到场外，逼着制片主任说出实情。可制片主任死不吐口，章文哲无奈。他担心文妹出了什么麻烦，不等宴会结束，便匆匆赶回剧院找文妹去了。

章文哲和文妹是一个剧院的。他顶着烈日，骑着自行车，汗流夹背地赶回剧院，没顾回自己的宿舍就直奔文妹的宿舍去了。

文妹住的单元房门没有关。章文哲走了进去，象往常一样，在文妹房门上敲了三下，只是敲得重了一点。

“请进。”屋内传来文妹低声缓慢的两个字。

章文哲知道这中午时间，还是文妹做气功的时间。房门没有锁，他轻轻推开门进去，看到文妹正端坐在椅子上闭目静坐，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可他心中的疑惑仍未消失。

文妹几乎天天中午都要做气功的，有时晚上也要做。她说是为了减肥，保持体型。章文哲从来中午不去打扰她，有时晚上来也是，只要碰上她做气功，章文哲总是坐在一边等她将气功做完，收功后才和她说话。今天虽然有急事，可章文哲仍照轻声地说道：“文妹，你做吧，我等你。”

文妹坐在椅子上稍微地点了一下头。她双目微闭，长长的眼睫毛一动不动，毛茸茸的，给人多少美妙的遐想。她挺胸拢背，双手叠在一起放在下丹田之处。她那乌黑油亮的长发披在身后，优美的曲线从前胸起伏勾画出婀娜多姿的形体。那松静虚无的超脱神情，给人以圣洁纯情之美，使人联想起观世音菩萨。在章文哲心中，文妹

确似一尊心底善良，温柔纯情的女神，而文妹那高雅圣洁的气质以及令人陶醉的独特韵味儿更使章文哲对她爱得至诚至深。

章文哲坐在文妹对面的沙发上，仔细地观察着文妹。文妹那泰然自若的神情上，感到一切都是那样平静。好似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这越发使章文哲感到迷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她和欧晓阳吵了架，闹翻了脸？……

文妹使章文哲有时也会颇感费解，甚至迷茫。有时，感到文妹的性格令人捉摸不透，而且有些神秘，他不明白，文妹为什么有时会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叫人完全陌生的人，本来十分温柔、恬静的性情骤然变得热情奔放，甚至有时让人感到有些放荡，玩世不恭，而且还说出一些使他都感到惊诧的时髦观点。

从她的房间布置，也可以看出风格和爱好的极端不统一。一面墙上挂的是两幅抽象派的谁也看不懂的荒诞画；一套全新式的组合柜里，摆设着既有金发碧眼的洋娃娃，丑娃娃；也有古香古色的唐三彩兵马俑。组合柜的书架子上，既有摆设着《易经》的各种版本和有关佛学书籍，又有西方哲人风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种种论述的图书。

她的书，并不是摆在那里装璜门面的，而是真个地看，入迷地学的。有时她也会提出一些深奥和神秘的问题，弄得章文哲也答不上来。只好把易经、气功、佛教的书也借回去看看，然后再回来与她商讨，可有时，她又兴致勃勃地大谈西方哲人的观点，常常把前些日子自己很赞成的观点，却批驳得一无是处。例如：她批判中国反对斗争、重视调和的文化传统时，总要把易经的天地大道理，人生大哲学也批得体无完肤，对儒家崇尚阳的刚健正大，道家重视阴的虚无柔静也说成是欺人之谈，误人子弟。面对尼采人生本来是毫无意义的观点，却大加赞扬，章文哲对文妹这种自我矛盾、反复变化常常也感到不解，甚至惊讶。在这种时候，他会问她：“为什



么一时一变，叛若两人呢？”可她常是神秘地一笑：“你感到奇怪吗？告诉你，我是静妹。静妹的观念和文妹的观念就是不一样。”

“怎么？你还想一分为二？把自己分成两个人吗？”

她咯咯地笑起来：“文哲，也许你一辈子也弄不明白，静妹和文妹就是不一样！”

章文哲感到迷惑、茫然，不就是一原名和一个笔名的区别吗？

但有时，也会出现另一种情景。当章文哲追问她时，久久的沉默，而一双眼睛又闪出惶乱和不安。假如再问下去，就更要慌乱了。好像在她内心深处，积压着极大的痛苦。使人感到有一种深层的隐秘在折磨着她。她眼中闪现的泪花，使章文哲又不忍再追问下去。

虽然章文哲对文妹有些捉摸不透，甚至有时会觉得她对自己不够信任和真诚。但文妹仍然强烈地吸引着他，始终对他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这种魅力，又是任何一个女性无法替代的，至于文妹的思想混乱，观念矛盾，性格不稳，他都尽量地往好处想。他认为这是年轻女孩思想不成熟的正常表现；也许是恋爱中的女孩，对恋人的一种幼稚的炫耀。反正这些现象，他都不当成什么了不起的，足以动摇他感情和爱恋的大事。

章文哲等了十几分钟后，文妹开始吸功了。

收功后，慢慢地睁开了那双好似一泓碧水的大眼睛。看着坐在对面的他，甜甜地一笑，歉意地：“不耐烦了吧？”

“不，看着你做气功，也是一种享受！你把我带进一种松静的境界罗！”

“是吗？等我功夫练深了，练出特异功能的时候，你就能受益喽！”文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递给章文哲，又问道，“大中午来找我，有什么急事么？”

“今天上午你怎么没去开记者招待会？”